

皇明文衡

二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

頌

節婦黃氏旌門頌并序

蘇伯衡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爲諸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况有子可從何爲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倖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爲去留者哉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年里耆列其狀上于縣若府監察御史爲登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爲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薨居且三十四年卒已六十有三文聰思無以修

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遺屬太史氏介未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舊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間表厥宅里猶不敢緩然則所謂樹之風聲使氏益勸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不能不以之爲務也况當世降俗滿之後有天下者不審其善以爲勸奚可哉

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家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

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莫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

推明

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爲之頌

天眷 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教之

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變嘉節義錫以旌

書風行而表執不奔趨非有館鑄自率既維既五倫

攸叙吳縣有婦姚妻黃氏年二十九良人死亡諸無償石室

若懸壘母子執執相依爲命霜風凄其落月照帷間機杼

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有誓如蜜懽慨自

誓辭與涕俱可以人焉而大疑如我不即死我志靡他我下

從夫我子何如子未成重掠於亂兵倚閨而望寒暑再更金

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矣俟婦曰弗哉何言之卑

我志可易太山可隨我志不易仰天一慙血淚雨集時既寧

謚子亦生還雖無耳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

封章乃請于

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廢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

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柳柳柳槐槐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

世視微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焉圖婦道不虧

尚稱 聖意臣節殫竭有不寵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

清芬以詔後昆

平雲南頌

王景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敷武功邊懷群雄混一
偃函宇於是偃武脩文與民休息垂十餘年

皇帝若曰元網解紐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鑒戰奮易江漢以清捲甲長驅遂定中夏元君北眺秦晉吳蜀所向風靡不十年而成大業雖天命有歸皆師武臣之畧也維雲南一隅獨沮聲教卿謂何如余曰雲南塹山墉壑狼子野心聚螫挺獸況把匝刺瓦爾密爲元臣子罔知天命宜其無嚮化心若以天兵臨之彼惡能敵

帝曰俞哉乃命穎川侯臣傅某西平侯臣沐某永昌侯臣藍某將軍楊虎校之士三十餘萬聲罪致討樓船蔽江旌旗亘天星流電邁分道並進大軍絲貴廣軼晉定下牂牁疾踐不毛奇軍絲羅佐關擊烏撒攻可渡河大會于曲靖疾若風雨所向克捷元兵蜂屯蟻聚毋敢抗我師者先是下令曰若至曲靖便可輕騎長驅未至十里許大霧霧元司徒答理麻拒烏白江爲陣未成列我師四水以濟徑前奮擊其陣遂亂達理麻陷于海生擒之殺將士若干人元兵大奔遂分兵逆可渡河望風席捲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棄城遁至晉寧率妻子死之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牛軍實無算三帥承制建官大軍鎮馬遂下大理拔金齒凡雲南故壤皆郡縣矣明年遣使降車里降緬降八百成以壤負貢洪惟

哉蓋

天子文武神聖漢來望切而有三帥善長駕遠馭也上自漢唐以迄于元羈縻而已乃今與內地等功高千古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獻俘授誠定功行賞封傳

其爲頌國公諸將以下進爵有差於千古之有盛德大到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謹稽首頓首而爲頌曰

皇明御天統有萬方際天蟠穹武功煌煌三光耀靈海宇聿清叶氣嘉生蒸爲太平蠶茲蠻方稔藏奸兇恒懷懷以襄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吁嗟皇赫斯怒是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鑠王師赫赫桓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勢若震霆日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倖彼統酋征虜所指載揚天休戰不食殺殺不却降斥原疏旆以迄用康大憝率通望玄籙黃拓禹之跡維周職方表方建官棋布星分化化大城以真其民封豕脩蛇以變以化昔也櫻偷今爲驕虞駟載伐戈鉅不腥南金象齒罔敢弗庭凡此南功三帥舍同維一乃心上毗 帝聘大烈之麗超漢軼唐風雲胥慶天地開張會朝清明 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釐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焉武功告成

四夷咸賓詩 有序

解縉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躋仁壽一德感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古城西南海東洋瓜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撾里車西若烏思尼八刺西北畏吾匈奴哈迷遠者數萬朝 闕夕引奉貢儀物皆至 京師其文辭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于外殊音重譯異服奇詭懼忻攸同嚮慕無已庶矣聚觀

天下忤喜咸相謂

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盛利見于四方萬里之遠鼓舞輻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茲嘉會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群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周公有成狄之膺宣王逐獫狁而秦漢及隋疲弊中國力夫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罪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

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縉宜為義為義不可辭則合群臣百姓之言從容奏為

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大保進旅焚之訓虞廷千羽既舞伯益有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者不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於初服是何足云頌聲其為作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自古頌美而高規諫諍皆臣子撫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及此乃自

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真安四夷効順限山阻海風氣不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跋阪航涉濟能涇寒澤暑赤雷玄霜殊形奇醜異服紛麗髮鬋赤睽睽深黃程唇假喙黎面文身袒跣惟結皮裳舟巾離披落索搖曳縈纏鞶鞶殊音侏離禽言呶呶重譯舍館授繫窮物式陳兼金玉璫齒革羽毛服食器用

皇帝儉勤異物非重厚往濟來懷素無外八表同仁膺茲嘉會以心感人人心自歸其來無喜矧往或追陋彼漢唐好大喜功本之不競而末是從苟得其人不為富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目細玩惟彼所產耽玩惑心悔之已晚

皇帝明德謹之於細慎始惟終圖難於易昭乘之珠衆庶所嘉詎若得賢照千萬里四夷畢來衆庶榮之是若中夏一民無饑明良貴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師

御書嘉禾詩頌有序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木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榦合為一仍三穗者二二榦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

上皇帝遣使來進群臣上表賀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親御翰墨為詩一章以賜今

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天錫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明堂裡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之祥為可矜而以為可懼而思以自勉

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

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敏自已乃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于天地其溢而上者為慶雲為景星為

霞五色其下者爲璚珠爲美玉爲丹砂使人歎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歎慕與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觀而況身被其澤目觀其盛鼓舞洋溢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己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騰異本同類同敷榮踰珠金粟隔露疑親藩錫貢來神京玉匣上有黃雲蒸衣衣當日御形廷百辟忻嘉陳休徵四野惟呼傳頌聲

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凍不矜作詩致戒允丁寧昌言受命長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庸錫親藩鍾聖情亦知玄德由茲弘十年事驗天威靈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重華信有禎賜詩日聞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懷牆羹相當書思王几憑智周八極通香雲重念稼穡憂農耕暑寒怨咨憐獨乳祗願年登百穀成群臣環列什且驚百神降監來軒盈雲霞的樂飛陶泓鴻章聖澤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奎章爛爛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摹本裝以龍鱗紋頒錫群臣荷

龍榮天球大訓河圖井人文至寶莫八紘夜夜紅光燭太清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

觀學詩有序

胡廣

皇帝即位之初載夙夜延訪群臣傳詢治道從容燕暇召曰三儒臣于前而論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道何由咸頌首惶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以對上曰必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職在上於是咸稽首曰誠如

陛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巖穴幽潛之士占一技能者即禮聘至

闕下親承顧問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海之內罔有遺才焉明年策多士于廷簡其尤者二十八人俾究極群書期其至于古人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恒祿之外復有他賜鼓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歎慕者皆奮躍於下有菁莪棧樸之盛乃永樂四年二月朔勅群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於是南司差以三月朔日辛卯是日時爽

上備法駕謁廟行舍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儀禮官奏束服靴袍行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寧過厚至是上服皮弁行四拜禮禮畢

駕幸大學授經筵臣儼司業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講畢賜茗飲降

王音難問勉飭衣冠之士及四夷之人圍大學而觀者以億萬計視東京永平無足言矣明日臣儼臣智率大學儒

生上表謝錫賚有差大宴羣臣于

奉天門莫不懽忻踴躍以爲自古帝王崇尚儒術未有若此之盛臣仰見

太祖高皇帝告成武功大興文教臨幸太學親講經書與諸儒難疑答問終日弗倦今伏遇

皇上尊信儒術躬率舊典有光前烈揆諸古昔誠無與比故盛治之風薄極海宇凡四方僻遠非一譯所能通者遺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順服頓顙闕庭夫豈威力所能強是皆文教躬行之効也臣維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

聖人在上天下文明則其道大行

皇上全聖智之德居至尊之位恢弘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仰見之俾知所趨向

皇上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有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能及也臣廣猥以菲才幸依日月之光獲觀文明之盛職在紀載不敢以默謹述爲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窮焉詩曰

維古聖神繼天立極爰修教化以彰明德曰堯舜禹所傳一心無間顯微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三綱以正九疇攸叙周綱解紐正路日堙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孔子道高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欲無言賢於堯舜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六經昭晰萬世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茲生民永賴帝王寔師於

皇太祖受天明命道侔天地卓冠前聖武功爰定文教首崇

表彰絕學大闢休風載新庠序甄陶士類親臨壁雍以嚴祀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于橋門猗歟盛哉亘古莫比爲憲萬世式承無已

皇帝續承舊章是遵緝熙聖學弗懈益勤率春初吉躬視廟學舍奠先師秉虔有恪衣服大圭星弁煌煌穆穆清廟濟濟裸將載臨講席列侍群儒綢繆問難六經群書聖道顯明皇心以喜章甫逢掖踰舞士子圍瞻萬億華夏蠻貊左社雕題亦皆夷懌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彌久彌敦於昭聖皇適駿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平安南詩

楊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輯天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志用兵亦不去兵以爲治洪惟我

國家肇興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罔有孽害時調泰和至于

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奠安四夷嚮慕小大遐邇熙

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辱微其賊臣黎李肇暨其子蒼沿襲悖戾屢弑國王淫刑暴斂毒虐下人滋久滋甚

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遷侮賊罔忌畏數侵掠厥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福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

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主有遺

胤子奔來京師即

上表謝過請還之

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數逼使者執殺其主遺屍于事聞

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論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迫而遽誅斯迫抑厥自新乃有弗迫至于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茲弗迫予必不釋將往大正匪予志用武惟盜茲稔惡羣臣合辭力贊必決乃告祀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夷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橫海驃騎游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

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于盜固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弔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卽既殄戮盜猶底女罰既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遺嗣子俾統台厥民往哉惟懋師入安南焚賊脅驅其民彌彌百萬拒于境上民聞王師來爲已除害皆倒戈迎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孥數人並海道去王師追之悉生繫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各民所苦罷其苛禁敷求安南王遺嗣民既固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解去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幸

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歸慈父母相率踞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于寇暴無遺惟茲土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氓密比

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禽獸軍中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欽

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地選置守吏復置交趾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羣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趾卽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卒循爲常更歷數姓蟠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詎無成功

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欵服曾不踰世終梗寇盜天地之德務隆包荒累誨弗恢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兇慙大拯塗炭弘復疆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保古作者之意謹平安南詩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維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爲君爲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

皇明悉界所覆明明

太祖生育教誘衣之食之邇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尊卑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最爾暨交趾暨其間爲狼爲豺小大畢殲

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驕戕暴厥鄰盜我邊郊百辟文武頌伏陛言弗時前屠將俾蔓延皇曰申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僞僞恭顯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殲身百分

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螳螂弗除遏遺嘉稷惟

皇上帝付予八挺有溺弗援予滋違天誅命將臣暨旅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謀咸弔困窮職惟醜虜賊數予仁匪曰究武六師邁邁辭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嘽嘽烈烈赫赫業業如飄颻則如霆戢戢蠢彼醜虜脅驅爲拒仁威天降孰有強禦維維夜開富良爲帶投兵委戈奔降迂拜乃入交城乃走兇渠繫之海隅如探取鷄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疾痛交人悻悻爰始色溫舒其親親爰始笑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天子生我施德爲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逃遠淪汙陷於塗泥天子聖仁曷返我初我庇我永康不虞倖獻干廷天子受之民有賴歟

天子予之四夷有聞懼喜告語天子聖仁我有父母牧民之疾不以遐僻有使弗率必誅不釋

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執其爲梗鑒彼交人茫茫四裔威服德附藐藐中夏寧安鞏固海航陸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皇明

平胡詩

洪惟上天眷佑我國家

皇帝陛下以至仁大聖繼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爲億兆生民主綏靖涵育四方萬國林林

總總之生皆鼓舞忻戴趨走承奉惟恐不及至於朔漢程

表被髮之衆各率其屬歸誠慕義拜俯

闕下蒙荷官賞者不可勝計惟本雅夫里弗率偪強化外

皇上推天地之大德調率土皆朕民其可使一芥獨失其性

屢發詔使撫徕之虜弗悅益甚要執我使臣侵擾我疆場

疆場之民罹其毒虐

皇上憫焉弗寧謂皇天既付予天下天下有一民一物失其

所予曷敢坐視不卹且仁者不姑息苗患以厲民虜估終

不可赦予必躬往視師以永寧我宗社生民時

車駕巡北京詔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皇太子告天

地宗社及詔告天下以發兵所由途命特閱師永樂庚寅

二月丁未車駕發北京既出塞踰五雲關道歷廣舟龍

旂所嚮上天助佑風日和融消刺寒冱坤靈協贊積渙之

野咸出甘泉繁清芳冽隨地而有士馬所過無不飲足衆

心懽懽咸懷敵愾五月己卯車駕次玄涼河本雅失里

率衆迎拒

皇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奮驅逮北本

雅失里盡棄其族屬牛羊輜重以七騎遁去諸將咸請追

戮之

皇上謂帝王除暴祛之而已不窮殺以爲武時將士生擒衆

衆來獻者萬計詔悉去其繫虜衆有釋兵以其屬來附者

又萬計

皇上進而諭之曰若等悉吾民困于兇孽懷蓄憤懣不獲自

歸久矣今朕不遠萬里來爲爾除害勿有疑畏悉給予所

獲孳畜俾自擇便地以居皆惟喜腹拜舉手加額呼萬歲

虜衆遂平獨支寇阿魯台初聞天兵且壓境率衆先遁上

曰此虜竄匿不能遠當還師撲之如拾芥耳及班師六月

甲辰至靜虜鎮寇衆來奔者具言其狀徑搗之寇迫急請

上曰虜欲緩我師耳必許也應將士上馬控弦以俟言未既剪悉聚薄我右翼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甲去弓矢俯伏降

阿魯台以數騎遁去遂誅其同惡盡釋其餘從而撫定之

縣是瀚海連北沙漠萬里悉平悉寧封山勒石紀述功德

告示萬世七月壬午車駕至北京中外臣民懽忻舞蹈

臣惟夷狄世爲中國患莫甚北虜

皇上乘中興之運奉若天道恢弘治化奮揚神武廓清六合

功德隆盛宜有詠歌宣播無極臣忝執筆從詞臣後謹撰

平胡詩一首上進詩曰

皇明受命統御寰宇

皇帝仁聖承序

太祖以教以理洽于率普神化所需涵濡鼓舞邀彼朔土負

特遐阻弗馴弗使執我使者橫縱桀驁跳梁醜觀毒其與處

連我邊野人之鞠窮瘁及以瘡痍歸受天蓋于我抒

皇帝仁聖憫馬興機曰時天氓彼敗虐苦惟天命予予曷敢

捨彼絕于天涯予志武乃命將臣整徒閱旅告誓啓行以類

以旅六師導御萬衆從苞如雷如霆如風迅驚萬里一瞬飛

越峻嶂謨斷自天孔神且計討遐幽晦如斯暗然彼朔土

夏不解氾芒芒磧滴沐渴惟乳

皇德格天昭會靈祐春暘流敷融體胸胸井泉洋洋徒乘厥

既競奮敵愾踴躍馳赴擒其狡亢玄雲之軒揮戈擊矢闕若

燒廟虜等在繡強抗燧斧殲之糜腐縱惟七馬乃有支孽若

伏于莽一鼓而殲迅於焚羽肆擊其散散其戴聚

皇帝有詔厥衆咸赦解其執系縛緩其降附曰予寧汝汝罔予懼汝飢錫汝馬牛肥粳蘇其創殘伸其呻吟如予懷焚霜施甘雨懽呼臙拜

皇帝聖主我昔罔知今我父母

皇帝神武德施弘溥惠彼朔野同我中土夷瘼去防戢並邊

戍邊人肆寧如愈沉痼虜人始悔知寢斯寤往來孚好無有

疑近

帝曰康哉其還予駕雍雍凱歌懽騰載路四方萬國齊賀拜

俯

皇帝功德超冠千古相彼自古夏殷而下漢唐暨宋咸弊戎

侮于備于禦不以晨暮財殫力劬卒固驅去帝御九五降

治弘化肆揚神武挾剔民惡洗濯曠蕩俾民得所五兵偃戢

四海熙豫宣昭人文丕聞皇度億萬斯年永降

宗社臣謹作詩以繼肆夏

清邊頌

臣緝稽首頓首言臣伏惟

皇帝陛下以天錫勇智之資具聖神文武之德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克勤克慎懷保小民外暨四夷咸加惠

撫

威德所至無遠不服東極朝鮮日本南踰交趾西抵番戎

大邦小國以至海外諸蠻夷君長悉皆臣附來朝貢獻不

絕而獨比邊疆胡遺孽未底寧順往者阿魯台梗化弗庭

數爲寇害

皇上親御六師以討之阿魯台自奔命不支由是款塞稱臣朝

任能置在左右同享太平以期永久三邊靜謐烽燧不傳於

聖世惟億萬年

騶虞詩有序

梁潛

臣聞自古聖帝明王至治之極必有禎祥若麒麟鳳凰醴泉甘露應時而產皆所以符聖徵彰至德者也乃永樂二年秋八月

皇帝冢第

周王畋于釣州厥有異獸白質黑章視首虎軀其狀孔威不可迫視

王俾部曲俟之其性孔仁途擾致之以詢之故老蓋古所謂騶虞者此其是已夫惟人君有至信之德則見於是九月丁未

王率厥屬表獻

闕下

皇帝服皮弁服御

奉天殿以觀不震不動系伏自然

皇帝若曰厥為嘉瑞予罔敢知維致自昆弟之邦予其嘉焉於是

太子太師洪國公臣丘福謹率百官上

千萬歲壽既而京師人士忻喜聚觀咸以為聞自古昔見始今茲臣替伏觀盛典不敢自默退而考之騶虞詠於詩記於禮列於傳記或以為義獸或曰仁獸或曰聖獸至以為嘉祥者則其言皆同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洪惟

皇上紹登大寶率由

舊章親親而仁民恩沛而義洽萬方咸和以及乎庶類泰同類於郊囂成繭於野文犀白象諸福之物抑之而愈臻却之而復至何其盛也豈非上天以是昭至德哉臣潛忝職記注苟不形之歌詠以垂示無窮輒為不職謹百拜稽首而獻詩曰

於禋

聖皇綏懷兆民端本自家篤於周親恩沛義洽如煦春陽至和冲融發為禎祥禎祥伊何厥惟騶虞產于王國惟

皇德符 王馴致之獻于

帝庭素質玄章雲舒霧凝

帝乃觀焉載載其瓜爰言究之踐匪生艸吁嗟騶虞外何其盛內何其仁匪苞而鳳匪角而麟吁嗟騶虞曷為來哉

王拜稽首

皇則召之

皇之仁民淪膚洽肌弘暢旁達物以不疵

皇之孝友本乎至性萬邦咸懷物以類應

皇帝曰俞惟王信恭王乃麟趾矣必騶虞

皇帝曰吁凡百在位惟德召和匪物其瑞慶臣拜手

皇帝萬壽慶祥畢臻德音是懋

瑞應甘露詩

王直

臣聞聖人之德配天地則天地之心欣合無間故必凝英萃和以昭其盛若黃帝之甘露虞舜之卿雲是也恭惟皇帝陛下以至誠之德統承

太祖高皇帝基緒繼述之孝不忘乎公遵用舊章未嘗改作德化所及罔不受戴故自天地之所履載日月之所照臨無有遠邇熙然泰和動植之物亦各生遂而

太祖高皇帝之盛德大業愈益元明是以天發其祥地闡其璫景星慶雲醴泉甘露嘉禾瑞麥麒麟騶虞諸福之物駢臻皆至此巨等之所親見天下之所共知也而聖心倦倦益勤不懈乃永樂十七年十一月日甘露復降于孝陵

凡四日松柏之上凝為玉脂融為瓊液繁若垂珠聯若編貝臣民聚觀鼓舞舞抃咸以為甘露之降不于其他而于孝陵者蓋聖孝所致也於是

皇太子命採取馳獻于北京皇上祇薦宗廟傾賜百官芳香之氣旁達左右甘美之味莫可擬倫誠天地之精英聖明之上瑞所以彰

皇上之大德為天地之所悅鑒景命之隆長太平之悠久歷千萬世而益盛也昔虞舜有卿雲之祥百工相和而歌之萬世之下因是想見帝舜之德使人起敬起慕今

聖德之大實同天地甘露之瑞不戒慶雲是宜有紀也臣愚不自揆輒形之聲詩以繼虞廷之歌垂之萬世使知聖德格天之盛巍然煥然如此巨等誠懼誠忭稽首拜手謹言甘露昭

聖孝也

有瑞甘露其集灑灑被于長松孝陵之岡如珠之英如瓊之漿於繁其光承彼朝陽有瑞甘露其融湜湜亦被于柏孝陵之側如昉斯白如玉斯潔其馨有烈敷暢旁達維彼露兮

天乳之滋維此受兮上帝之貽皇有大德神人具依集此大瑞福祿攸宜皇德之大實配于天永言孝思

太祖是憲懿彼舊章于嗣于宣夙夜敬恭穆穆乾乾維太祖肇邦皇以廣之維太祖受命皇以康之顯顯大猷萬邦仰之巍巍成功無以尚之

上帝太祖樂此德馨屢開厥祥甘露斯零甘露斯零維帝命是膺維太祖是承皇祚以攸寧乃取乃獻

皇太子之恭乃賜乃頒以洽于臣工匪飴匪餽既其既融靈液攸降物莫與同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以臨下民以對上天維禎維祥繼繼綿綿聖子神孫萬世之傳芝頌

禮部尚書毘陵胡公於廨署之南作小軒以為思政之所凡公之佐

天子舉禮樂以施政教則必思其宜於此而後行之天下公忠信明達君子也其精神感而和氣應之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宣德八年九月軒之中驚鸞隱起發而視之有芝生焉其色純白如刻玉如截肪輪囷數暢鮮潤華好公卿大夫來觀皆以為瑞而贊詠之夫芝之瑞始於漢重於唐至宋而極盛蓋謂和氣薰蒸之所成非人力能為也然彼宮殿門廡之所產者國之瑞也生於士大夫家倚廬齋閣之中者家之瑞也今皆不然惟於公思政之所見之蓋公盡心於其職故天以是彰厥美則茲瑞為公精誠之應無疑也然竊思之公之所任大矣其應亦有大有者焉此特其北

也禮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人曰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此豈細務哉今上有

聖明之君而下得公之賢以爲臣厚禮樂之本達禮樂之用極其至也天地安其位日月著其明四時寒暑順其序明而爲人幽而爲鬼神流而爲山川峙而爲山精而爲百穀粗而爲草木鳥獸一皆遂其性無毫髮爽焉至和之氣充周于六合之間則甘露醴泉器車馬圖龜龍麟鳳諸福之物靡不畢至而國之大瑞備矣故曰此特其兆也有其兆而贊詠之思遂續其大者云爾烝民之詩尹吉甫送仲山甫也而序者以爲美宣王蓋能任賢使修其職宣王之美見矣今公之有此皆上委任之所致則諸公之贊詠雖以美公而亦以美朝廷也作芝頌

春官名卿禮樂宗茲誰任者昆陵公美哉新署壽亭崇華軒結構居南東聖明在上春遇隆懷清履直持敬恭孜孜夙夜亮天工施諸政教審厥衷精誠孚暢靡不通靈芝煌煌產其中至和網緼之所鍾殊安密理鮮且重刻脂饒玉紛瓊瓏恭成樊桃差可從瑤英紫脫徒茂茂嘉生本自造化功滋殖豈與凡卉同知公秉德久愈克輔翼

帝道宣皇風上追夔夷躡高蹤體信達順更豐融四靈畢至百福隆君明臣良格吳穹頌歌繼作聲風鴻名赫奕垂無窮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一

贊

龍馬贊

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坑在兩山之中泓渟蒼深開闢靈氣而蛟龍嘗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啖夷人立柳坑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露視馬傍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藁而節宣之野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阡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驕勒不可近近轍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救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吳乘之而出如騶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性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

海獻贊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鷄貢于三
佛齊之境其他侂形備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此
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
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
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
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
也其視貳師之遺駿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
臣瀛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舊辭
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笑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麟瑞靄書香冥天一翕聚
通精靈龍胡鬣嘶吐頭垂垂胡鬣昂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
雪捲毛光照夜汗漉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
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蕭蕭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
龍媒獻

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輶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
乃知

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勝奉使贊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
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

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兩夫
者雖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
功如汾陽驍勝子琪才如西平醴醪王鳳對吾知其決非良
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
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
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
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
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
黃幡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
不事二君者與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
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
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識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
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
若鬼域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人心天理終不
可誣也乃作勝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以全臣
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交屬
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漢澤生贊

漢澤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
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
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噴
噴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即
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

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墓王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箚繇聲音起生神鑒顯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宜欽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畫市大街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管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觸太學生熊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能手謂曰吾端居層樓閣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閭闔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訛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義畫爲經彙文繫辭

爲傳黜文言象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計人陰私人面頤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惟國子簿吳淩進士彭復樂師之淩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劄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鄒陽傳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登諸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

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審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叅我腴九師襲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晻而昏如治絲以焚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凝於晝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步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昇非隱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編載神子言炎災宋錄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徽士髮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驚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絃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旆央央戎車麗龐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脛其機流血沃沃海氣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墮之

涉于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字桃予子為依國武斯隊不知攸戒日傾弗升雖畫作夜鷄舞於林鬼瞰于舍孰投是艱會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遜死于冥曉生之為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蓄於生發我長喙月出皎今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閣離遐兮龍堂則邇玉雪皎如今肯汙泥滓亦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文官花贊

胡翰

草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以不恒有為瑞以不多得為貴華平實連紫脫闊闕國家之瑞也擴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即潤也范氏世居之為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吳中富人及京洛公卿之家斥苑園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夸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幾平未有聞也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邪范氏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為令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為緋碧者不能以為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遷為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以戎王子為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召公卿如辛幼安者本

其所自而書之製為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會不則於瓊花玉蕊之列者蓋范氏故閥闕也其花先世所植手澤也非若蔣釐招隱老佛之宮瓊花玉蕊人得趨而見之使人得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珍之宜至而傳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願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旦聞之可為寡陋之歎不能無幼安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為之贊曰

泰園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代榮如彼命服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微前聞厥類匪一瑞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遽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靈峰寺植木贊

劉基

靈峰寺有松杏與樸並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為作贊曰杏葉適辛有子可以實邊松枝扶疎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檇象露所穿擁腫液瞞不可以鎮胡並植于庭溷厥醜妍明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成杏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宋景濂像贊

王禕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繁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笠作贊有序

唐肅

予子之淳欲笠而無著請以竹代之予曰易謂聖人之德

幽贊神明而生著則著固靈矣然地無著可廢筮乎屈原離騷云索筮第以筮筮漢方技傳亦有筮筮須臾孤虛之術說者曰筮竹筮也楚人以結中折竹卜為筮然則楚人之筮筮以無著歟夫著蔡產也大龜可卜者出於蔡上有著百莖下必有靈龜守之禁非楚地故以筮代著而卜焉今越去蔡九遠著或不能致則放筮筮之法無害况吾所以贊諸神者在誠不在物之禱既作之因為贊俾刻其槽云辭曰

祝蜥蜴以祈雨龍之同類也禁原蚕以助牧馬之同氣也擊竹之祝著均少梁也虛中弗室又圓其外也虛則有靈具乎智也著百莖而同本合萬殊為一致也只有代無理或弗恃也爰韜爰櫜受命則出也戰戰戰重吉凶以示也於戲泰筮神明之攸寄也曷竹曷著惟秉誠之無貳也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蘇伯衡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羣賢以進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就得而名天實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刑想其風采不謀同聲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衣朱鳥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

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宗忠簡公畫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懷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遂入於帝聰度河之志未酬而大星

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吒也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敬贊先正誠憲伯畫像

劉仲環

虹縣電目探天根兮幹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田疇贊有序

方希古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為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歟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為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為漢而死則有以與周奇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為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為之報誓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可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疇者庸非